

對偶歌之—— 卑南族南王部落傳統歌謠之旅

時 間：114 年 8 月 22 日 (五) 14:00 YouTube 頻道播放¹

地 點：普悠瑪部落高山舞集文化園區

主 講 人：陳俊斌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

記 錄：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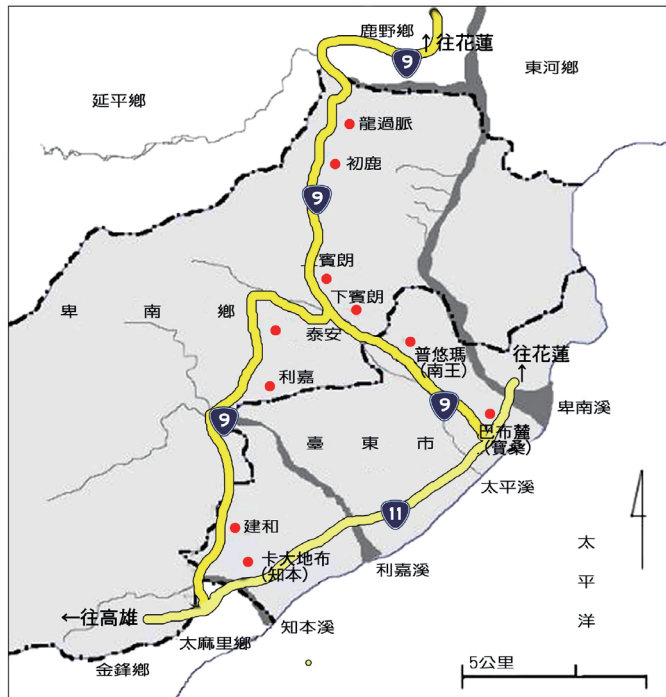
臺灣目前經官方認定的南島語系 (Astronesian) 原住民族共有十六族，分別是：泰雅族、賽夏族、賽德克族、布農族、阿美族、鄒族、卑南族、魯凱族、排灣族、雅美族 (達悟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主要居住於臺東的卑南族，其起源神話有「竹生」及「石生」兩種說法，前者以卑南社為中心，後者則以知本社為主，各部落都是以此兩社為核心向外發展而來。十七世紀前，卑南族已是當地強盛的族群。到了十八世紀，部分族人遷移到恆春半島，憑藉武力與巫術獲得當地排灣族的認同，被稱作「斯卡羅」(sukaro)，意指「坐轎子的人」或「被抬著的人」。

1867 年 3 月，美國商船羅妹號 (Rover，又譯羅發號、羅佛號) 於恆春外海意外觸礁。倖存的船長和船員因誤闖斯卡羅的領地，被視為入侵者而遭到處決。事後，美軍為了報復而發動攻擊，卻遭遇抵抗而戰敗撤退，史稱「福爾摩沙遠征」(Formosa Expedition)。1895 年臺灣割讓給日本後，臺灣總督府在治理東臺灣時，將興建現代化道路視為重要政策。到了 1930 年代，總督府利用清代舊道的基礎拓寬改建，並將原本居住在臺東平原的卑南族人陸續遷移至公路附近。至此，形成了「八社十部落」幾乎都鄰近今台九線公路的現象。

卑南族雖然很早就與外來文化接觸，但至今仍保有傳統文化與生活模式。目前主要的十個部落為：龍過脈 (Dandanaw)、初鹿 (Ulivelivek)、上賓朗 (Alripay，又稱阿里擺)、泰安 (Damalagaw，又稱大巴六九)、利嘉 (Likavung，又稱呂家)、建和 (Kasavakan，又稱射馬干)、知本 (Katratripul，又稱卡大地

¹ 陳俊斌教授主講「對偶歌之——卑南族南王部落傳統歌謠之旅」人文沙龍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nDb0EbHVyA>

布)、寶桑 (Papulu, 又稱巴布麓)、南王 (Puyuma, 又稱普悠瑪) 及下賓朗部落 (Pinaski, 又稱檳榔樹格)。這些部落在政治上各自獨立, 雖有共同的祭儀與樂舞, 但祭儀程序和歌曲順序略有差異。不過, 南王與寶桑兩個部落, 其居民都是在 1930 年代從卑南舊社遷出, 因此仍維持著緊密的親屬關係, 祭儀與樂舞的面貌也極為相近。



圖一：卑南族聚落分布圖——林娜鈴繪製（圖源：講者簡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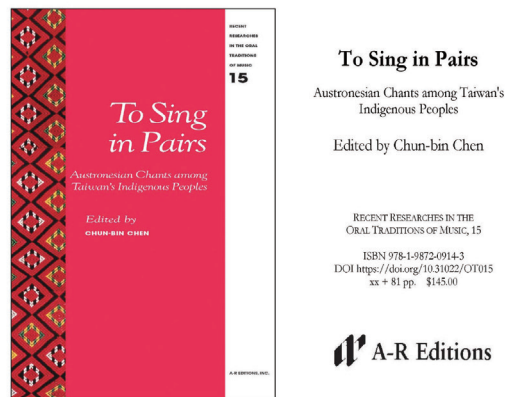
主講人陳俊斌教授從 2001 年起, 便開始在南王部落進行研究, 最初的目的是為了探討部落的當代音樂。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十年間, 南王部落的族人榮獲了近十座金曲獎, 因此被譽為「金曲村」。許多知名音樂人, 例如陳建年、紀曉君、紀家盈 (藝名家家)、吳昊恩、「南王姊妹花」(李諭芹、陳惠琴、徐美花) 以及陳永龍等, 皆來自這個部落。事實上, 南王部落不僅在當代音樂表現亮眼, 也保存了較完整的傳統祭儀。陳教授後來也深入學習部落祭儀與歌謠吟唱, 甚至成為卑南族女婿, 他的妻子來自寶桑部落, 因此他對這兩個部落最為熟稔。

關於卑南族傳統祭歌的研究, 最早可追溯到日治初期的調查報告。1901 年, 臺灣總督府成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旨在系統性地調查臺灣各地的習

俗。該機構最初以漢人社群為主要研究對象，直到 1909 年漢人調查告一段落後，才擴大工作範圍至臺灣原住民群體，並設立了專責機構「蕃族科」。1912 年 7 月，由河野喜六等學者開始著手調查，並於 1915 年出版《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在這套五卷八冊的報告書中，第二卷便收錄了在卑南部落採集到的三套祭歌歌詞。1943 年，黑澤隆朝（1895-1987）率領臺灣民族音樂調查團來臺，但因日本戰敗等因素，直到 1973 年才將報告書當中關於原住民族的部分增補出版，名為《臺灣高砂族の音樂》，書中便轉錄了上述三套祭歌歌詞。

到了 2019 年，王櫻芬等人將黑澤隆朝的著作編譯為中譯本，並將原來的片假名歌詞改為羅馬拼音。此項轉譯工作獲得南王部落長老陳光榮等人的協助，而後續的三套歌詞中譯，則由同樣來自南王部落的人類學者林志興博士負責。

陳俊斌教授以林志興博士的中譯本為基礎，將其翻譯為英文，過程中由助理吳曉瑩女士協助，並與陳光榮長老逐句確認語意。2025 年初，陳教授於美國出版 *To Sing in Pairs: Austronesian Chants among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一書（AR Editions 出版社），書中介紹的祭歌包含：kudaw（猴祭祭歌）、tremilratilraw



By presenting ritual chants of the Pinuyumayan people, one of Taiwan's sixteen Austronesian-speaking ethnic groups, this edition provides a glimpse into little-known aspects of Austronesian music and culture. The Austronesian geographical realm extends southward from Taiwan and includes insular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Madagascar, making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the most widespread language family in the world. By revealing the interrelated dualities that permeate Pinuyumayan ritual chants and socio-cultural practices, this edition argues that parallelism, a prominent feature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pointed out by James J. Fox,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social and ritual functions performed by Pinuyumayan chant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Pinuyumayan people's practice of singing in pairs, the editor introduces the elaborate prosodic design and antiphonal singing practices of Pinuyumayan ritual chants to general readers, performers, composers, and music scholars.

A recipient of the Fulbright Senior Scholar Award (2020–21), **Chun-bin Chen** is the author of "Highway Nine Musical Stories: Musicking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 at Home and in the National Concert Hall," in *Resounding Taiwan: Musical Reverberations Across a Vibrant Island* (Routledge 2022).

Publication Date: January 2025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review copies, contact:
info@areditions.com 648-836-9000 www.areditions.com

圖二：陳俊斌教授出版之 *To Sing in Pairs: Austronesian Chants among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圖源：講者簡報）

(跳躍之舞)、maresaur (慶賀歌)、emayaayam (小米除草完工祭歌) 以及 irairaw (大獵祭歌)。這本書以南王與寶桑部落的卑南族傳統歌謠文獻及田野調查研究為基礎，希望能讓讀者認識傳統歌謠在當代社會中的風貌，了解祭歌在文化變遷中，如何持續發揮其固有的社會功能，以及其中隨處可見的「對偶」觀念。

南王部落每年有四大祭典，分別是：

- 十二月：少年猴祭 (kudaw 祭歌)
- 元旦前後：大獵祭 (irairaw 祭歌)
- 三四月間：婦女除草完工祭 (emayaayam 祭歌)
- 七月：海祭 (無祭歌)

在 kudaw 祭歌中，有一首「祭猴」歌謠，其開頭兩句歌詞展現了特別的對偶結構：

- 齊唱之「aru tha ddi ni」／歌頌之「ku mu dda wa mi」
- 早起之時「dda si naba ran」／拂曉之時「dda ki na la dan」

這兩句歌詞的上下句皆為同義詞，而次句都以「dda」為開頭，這種「押頭韻」的方式，不同於中國傳統詩詞的句尾押韻，為南王部落祭歌的一大特色，也是歌詞在對偶結構上的展現。音樂上的對偶型態也體現在領唱與答唱的形式。在大獵祭 irairaw 祭歌中，由部落長老們擔任領唱與答唱，詮釋祭歌的詞句，而年輕人則以沒有實際意義的聲詞齊唱，來襯托長老的吟唱。這些祭歌的演唱者也有年齡上的區別：猴祭祭歌屬於少年會所，大獵祭祭歌則為成年會所，這都是卑南族年齡階級制度的體現。

卑南族的社會結構有兩大支柱：男性年齡階級制度和母系社會。在傳統的母系社會中，男性並非天生就是卑南族人，而是要透過訓練才能養成。男孩在 12 到 13 歲左右，會進入少年會所接受訓練，參加集體生活，到了 17、18 歲，則進入名為 miyabetan 的服勞役階段。在這個階段，男孩必須找到一位非直系親屬的長老擔任「師父」(或稱教父、義父)，由他教導卑南族的禮儀、習俗與生活技能。為期三年的服役期間，男孩不能唱歌、跳舞或參加任何娛樂活動，還要負擔部落裡最粗重的工作。服役期滿後，師父會在大獵祭中帶領他跳 tremilratilraw 舞蹈，藉以宣示他已正式成為成年會所的成員。通過考驗的男子，才有資格穿上禮服參與大會舞，並吟唱祭歌。根據傳統，只有通過這些考驗的男子才能成家，並參與部落的重要事務。



圖三：（上圖）寶桑部落族人與喪家（未著禮服者）共舞（圖源：陳俊斌教授拍攝）；
（下圖）寶桑婦女吟唱 emayaayam 祭歌（圖源：陳俊斌教授拍攝）

每年年末時，南王部落的獵人會在 12 月 28 日上山打獵，婦女則負責準備食物、編織花環，並在部落外用竹子搭建「迎獵門」（又稱凱旋門），迎接 31 日歸來的獵人。從山上回來的男人，帶回獵物與家人及族人分享，婦女則會為家中的男性與部落長老戴上花環、更換禮服，通常年紀越長的男性，會收到越多人的花環。

大獵祭的主要目的，是透過祭儀的歌謠與舞蹈來迎接新的一年，並慰問在當年度有親人離世的喪家。當部落中有人過世時，家族成員會輪流前往慰問，而喪家在守喪期間則不能唱歌、跳舞、佩戴花環或參加部落活動。

除喪是大獵祭中的重要環節。在這段期間，部落長老會帶領成年會所的成員，到喪家屋中吟唱專屬的除喪祭歌，協助他們走出哀傷。例如，寶桑部落的除喪祭歌中，有部分歌詞寫道：

- 我們要煥然一新了「a muwabanan ta lra」／我們要進入新年了「a muwabekal ku lra」
- 是新歲「dra betrelan」／是新的年代「dra amiyan」
- 要戴上花環「matarauunga lra」／要頭上帶花「mataraputra lra」

在儀式結束後，部落會邀請喪家加入廣場的舞蹈隊伍，此前的所有禁忌隨之解除，他們也得以回歸正常生活。

相較於少年猴祭與大獵祭，3、4 月間婦女在小米田除草完工後的祭典，受到的關注較少。這個活動是近代發展出來、專屬於婦女的慶功活動，根據人類學者陳文德的研究，最早由利嘉和下賓朗部落發展，二十世紀初才傳入南王與寶桑部落，且並非所有部落都會舉辦。

活動中，部落婦女會組成除草團，輪流到團員的田裡協助除草。完工後，便會擇日舉辦完工祭。這時，男人們會從山裡砍取荖藤並準備食物，以回報婦女們的辛勞。完工祭當天，婦女們從「巴拉冠」(集會所)出發，繞行部落，男人則將荖藤放在婦女行經的路線上。婦女們手牽著男人贈送的荖藤回到部落後，會舉行跑步競賽。回到「巴拉冠」後，還有連串的吟唱、共舞、共餐與趣味競賽等活動。

祭典中的 emayaayam 祭歌吟唱是重要環節。年長的婦女坐在中間，以領唱和答唱的方式吟唱祭歌對句；年輕的婦女們則圍站在後方，以持續音來呼應長者的吟唱。陳教授指出，祭儀過程中的男女分工，以及各種形式的交換，其實反映了卑南族由婦女主導家庭事務、男性負責部落事務的兩性分工模式。在不同的祭儀中，男女分別扮演主導與呼應協助的角色，正如祭歌演唱中的領唱與答唱，缺一不可。從這些祭儀中的分工例子可以理解，卑南族的母系社會傳統並不特別強調「女尊男卑」的社會階序，而是著重於女性所代表的家庭領域，與男性所代表的部落領域之間的緊密連結。

在卑南族的祭歌吟唱中，領唱與答唱的形式不僅讓年輕人熟悉旋律與演唱方式，更傳達了尊重長者的價值觀。這些觀念以不同方式在儀式中被凸顯，成為卑南族文化的核心。除了對長者的尊重，也包含了對過世祖先的敬意。如今的長老，年輕時也曾透過歌舞取悅他們的長輩；而當長輩成為祖先，青年成為長老，在世子孫與過世祖先之間的連結，便會透過儀式程序和祭詞頌禱來加強。祭歌歌詞的結構也暗示著這種連結：上句使用較古老的詞(稱為 karaidrang na ngai)，下句則使用較近代的詞(稱為 karaalrak na ngai)，這種古詞與現代詞的「對話」，象徵著不同世代的交替與傳承。

大獵祭與祭歌吟唱，強化了男女、老少、祖先與子孫之間的連結，使祭儀得以凝聚族人認同，並映照出卑南族的生命觀。大獵祭的舉行涉及了時間與空間的跨越：在時間上，是從舊的一年轉換為新的一年；在空間上，獵人透過穿越婦女搭建的迎獵門，戴上花環、換上禮服，象徵從野地進入到部落的空間轉換，並啟動了新舊交替的過程。族人也藉此為喪家除喪，幫助他們將生老病死和季節更替的循環，理解為一組相互映襯的概念。猴祭祭歌、大獵祭祭歌以及小米除草完工祭祭歌只在特定祭儀中吟唱，每一類祭歌有特定的領唱答唱形式，但在歌詞結構上都強調頭韻，並使用同義詞的對句形式。

陳教授強調，在祭歌吟唱過程中，音樂與社會文化層面的對偶結構相互呼應，使得卑南族的傳統價值與文化意義透過祭歌一再被凸顯。男女、老少、祖先與子孫、傳統與現代等對偶關係，和傳統祭歌的對偶手法應用彼此交織，共同構成當代卑南族文化的豐富面貌。因此，祭歌在行使祭儀功能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卑南族人在歌謠以及傳統文化維護上的努力，並非為了取悅觀光客的華麗表演，也不是博物館中冰冷的標本，而是活生生的歌謠文化展現。



圖四：(左)陳俊斌教授訪談林清美長老；(右)林志興博士導覽「巴拉冠」
(圖源：人文沙龍團隊)

本次講座邀請了南王部落的林清美長老擔任與談人，林長老也是陳教授岳父的妹妹。高齡近 90 歲的林長老，歷經多個政權更替，從過去只說族語，到後來學習日語、閩南語和華語。她有感於部落子孫對母語的逐漸失落，因此試圖透過歌舞來傳承文化，並創立了「高山舞集文化藝術服務團」，希望藉由樂舞延續卑南文化。

此外，講座也邀請了林志興博士，他帶領大家參觀普悠瑪傳統文化活動中心（通稱為「巴拉冠」），介紹少年會所、成年會所與祖靈屋。過去，會所在部落

中兼具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等多重意義，如今則主要扮演文化祭儀與娛樂功能。林博士也講述了卑南王比那賴（Pinadray）的故事，關於卑南王有兩種說法：一是荷蘭人所稱的「卑馬巴的國王」（Pimala Pinarai），另一是清治時代的比那賴。講座尾聲，則由部落的男女族人現場演唱 maresaur（慶賀歌）與 emayaayam（小米除草完工祭祭歌），生動地展現了南王部落日常歌謠與傳統祭儀吟唱的樣貌。